

■ 一本好书

一个文化人的流年诉说

——董金义《咏流年》读后

姚祥

很难将荆毅先生的《咏流年》，归为何种体裁的文集：散文、随笔、艺评，乃至艺人小传，集子中均有。他说，“咏流年”不甚贴切，只是为了接近写这些文章的专栏名称。我倒以为：这些机杼自出的文字，点滴汇聚在一起，彰显了一个文化人的情怀。而有意将聚焦的景深拉长，岁月中的文心艺质，芬芳邈远的意味，显然更加充足。很多时候，是时间的流水冲走了泥沙，将真金留下。

《咏流年》全书三辑，篇数最多的是第一辑“纪事芜湖”。占据头条的这篇《东郊路的岁月》，以回望的眼光，写出了作者立足东郊路后，陪伴他的那些难忘的人与事。这是一篇言简义丰的作品，夹杂着个人复杂的人生况味。荆毅由乡入城的过渡阶段，既有追逐文学梦想，小有收获的惊喜，也有中年困境的猝然来临，愧对母亲和女儿的内疚。毫不避讳地描写母亲“集物癖”，最见一个孝子的宽容与心痛；对华丽转身的东郊路，仍唤其旧名，是一个文化人，直面一去不返的光阴，内心的怅然与挽留。当然，文章的内涵和外延绝非限于此。透过文字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时代的沧桑蝶变。《夏天絮语》诚如这“絮”字，把散文之“散”，发挥到了极致。从童年乡村之夏，到青少年梦想之夏，到近年城市之夏的焦躁惶然，再到乡村之夏的满目嫣然，兜兜转转，复回城市之夏，定格于船家温暖祥和的美好水居情景……文化人的生命状态，有时就这样感性而敏悟，斑斓而驳杂。最终，在酷暑隐去、心路

绵长的自适中，是作者眼前的这个夏天，买回的灵璧石，爱不释手的赏玩；还有读文友们的赠书，润心凉体的文字。可见，文化人的人文情怀，彻底敞开后，是怎样的通透！

无论是写芜湖的水、老街、小吃，还是写故乡南陵的江河、村街、“十碗八碟”，荆毅都一往情深。潜之以境，投之以诚，质朴的乡村情调，信笔写下，却醇于生活，雅于生活。没必要拔高，也无需矫饰，结实而深刻的真，比花哨而浅薄的假，永远更具持久的魅力。当然，这样醇雅的生活，成为安妥自己灵魂的力量，离不开灌注了丰富文化的心灵。于是我们看到，像《风筝》《故乡过端阳》诸篇，每起一念之微，即便是来自故乡的惆怅，也是颇具文化色彩的。这是文化人的眼光，总是在别人疏忽的地方，采撷文化的元素，攫取生活的本质，特别是通过对往昔岁月的追怀与再现，重梳文化的肌理，发现生命的光亮。不说《故里散记》中古色古香的文赋、楹联，就是《小院春秋》里的草木，有了文人骚客的加持，也变得不同凡响。这些篇章无意于成为体系，却在作者的文化体认中，连缀成锦，妙有余姿。很多时候，作家对外界的观照，是自我人格的外化。写万物，就是写自己的精神生命，而精神生命，本质上就是文化。

荆毅的爱好很多，用功最勤的当属书法。这让他有机会接触一些同道。书中第二辑“艺文芜湖”，甚至第三辑“纸墨光华”，都与此有关。他写文友韦斯琴：“她很静，也很率性，生活

的状态是随意和自由的，正像她的画和字，温婉清雅中常逸出一片细细的草叶来。”他形容画家王彪的诗人气质，却体现在乒乓球比赛上：“那一场球，如果他发挥得酣畅淋漓，一定会出现特别精彩和富有想象力的好球，并伴有略显夸张的潇洒球姿。”这些精妙的文字画面，是文学家的才情，加上艺术家的修为，合力生成的感觉，非两者叠加，不足以至此。我想，个人的颖悟力倒在其次，友谊的纯粹，心灵的相通，灵魂与灵魂的靠近，才使得这些文字，超越了寻常人的眼光。

只缘身是此中人。于书画艺术，荆毅潜心悟道已久，练就了一颗本乎天地的艺术家之心。在求真、求趣、求美的艺术言说中，不乏源于实践的艺术观照与思考。他认为，书法中的“清”，就是最难得的书卷气；书法应该技巧与境界并重，书写者要守住自己最擅长的东西；文人画笔墨的后面都有时代的大背景，画者不可能游离在时代之外，其精神与内涵也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。甚至认为，在宣纸产地泾县，清澈的河水、质朴的工匠，成就了泾川的底色，映衬出无尽的文脉。这些一鳞半爪的思想哲理，是艺术家的如炬眼光，是探索者的真知灼见。这样的艺术评论，如果没有蕴藉的人文情怀、扎实的文学功底，断然不会如此精炼。或许，在文与艺之间游弋的荆毅，愈加超脱的姿态，愈加无间的融合，所获笃定良多，当然亦有精神的高蹈、审美的自觉。

荆毅文章的语言，向有精简、清



正、典雅、从容的本色，《咏流年》也是奔着逸品之高格的路子去的。很多文章有话则短，无话则免，快速切入，直抵曼妙的腰身。他信奉，限制与边界构成了艺术，堆砌、臃肿、拖泥带水，是艺术之大忌。写作还要学书家，认真对待每个字，中锋行笔，开合有度，保证笔笔精到，真气圆满。如许文字，似荷叶盘里的积水，珍珠般的圆润与清透，只等日辉月华来相照。读这样的文字，使人沉静，你可以有一些牵动性联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想。生命和艺术于此，就有了人情物意之美。看惯了文字的千姿百态，总有一天，蓦然回首，相信你会感觉，这才是最熨帖的文字。

■ 旧时光

捅破浓荫捉夏蝉

甘绍忠

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二百多年前一个真性情的老爷子穿越了悠悠岁月，捕捉了夏日里我们的童年欢愉，记录了这段美好时光。

粉墙黛瓦，绿树掩映，鸡鸣狗吠，蛱蝶漫舞，这是我童年的乡村。一声声蝉鸣穿透蔽日的浓荫，搅扰着午后的空气，也挑逗着一群村野毛孩蠢蠢欲动捕捉知了的欲望，结伴捕蝉便在这“蝉始鸣”的夏至到来时开始了。

捕蝉的手法极其简单，粘和套，尤以粘最为有效。扛一根家中晾衣的长竹篙，一般有三四米长，或从邻居家园里偷偷砍一根去年的青竹，用一根柳条编织成一个椭圆形的小藤圈缚在竹篙一头，在无人的老屋檐下，在僻静的老树林寻找蜘蛛昨日刚刚结成的蛛网，不容置疑地掠夺了它们的生存工具，将一个新鲜的蜘蛛网绕满藤圈，大约

四至五个大号蜘蛛网就能绷成一个黏性十足的粘知了神器了。扛着竹篙，神气活现的我们犹如荷着长戟出征的将士，寻着“知了知了”的叫声奔向远方的沙场。

一棵青皮老楝树上，几只灰褐的蝉正在“居高声自远”一个劲地卖弄，全然不知灭顶之灾的降临。这时，一根长长的竹篙轻轻地靠近，慢慢地伸向枝桠上的鸣蝉，树下几个瞪着双眼，屏气凝神的孩子正等着我最后轻轻地一按，“吱吱”一阵急促的杂乱里，被惊得四散飞逃的蝉的鸣叫声里，竿头蛛网上一只可怜的家伙拼命挣扎着。“捉到喽，捉到喽。”小伙伴们欢呼雀跃地把捉到的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竹篓里，骄傲地提着战利品，在我的带领下，又奔赴另一棵大槐树下，再次复制捕捉的惊喜。

用蛛网做的神器有个缺点，粘不了几个知了就会破，需再次去补充新蛛网，耽误时间。于是，用刚刚磨成的

新面粉调成糊状去粘知了的方法应运而生。这调面糊的工夫可是个技术活，当然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会在不断地尝试中找到最佳配方。在竿头裹上几层破布，粘上调好的面糊，只用轻轻一点枝桠上的知了，面糊便牢牢地粘住了知了的翅膀，扑棱棱的知了便打着旋从树上栽落下来，照例是一阵欢呼雀跃。不到两个时辰，小竹篓里便扑腾着十几只知了了。

捕来的知了多数是用来逗乐。树荫下，我们一个个检查战利品，留下了那些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的高傲的雄知了，将默默无闻哑然无声的雌知了放飞。一只只可怜巴巴的雄知了被我们握在手心里，用顺手采来的一根软植小棒不停地挠它的腹部，夏日的欢乐便在雄知了极不情愿地长吁短叹中进行着。

蓬头稚子擎长戟，捅破浓荫捉夏蝉。浓荫里的蝉声激荡着夏日的热情，也丰饶了我们童年的时光。

■ 江城短笛

提篮麦香

筱竹

麦收时节
适合闭目轻嗅
风藏在蓝色裙摆里
心与天地舞动
如相逢一位知己
金黄色的浪不见牛和羊

炊烟二三里
蹦蹦跳跳的麻雀
在斑驳的光影里
数着椋树掉下的果实
蒲公英在母亲的眉宇间
怒放
我 提篮麦香

